



佐二水玷標疏  
標題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本卷下

岡白駒箋註

廣德從橋 君章拒獵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  
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云經明行修也為博士論

石渠師古云石渠閣名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服虔云  
有醞藉師古云醞藉也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

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云西頭第一門欲御樓船廣德當求  
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云死傷犯於廟祠上不說光祿大夫  
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云謂諫爭之言

列傳  
四十一

四詩毛詩齊詩魯詩韓詩申公作魯詩  
溫和推正寬博有餘也是服虔解  
醞藉二字優于師古說箋器火溫雅  
下蘊醞通用五十  
禁五倫十起註可  
證獻八月新熟  
酒而祭曰耐  
猛發誓之孫  
師古曰懸所賜安  
車以示榮幸也致  
仕懸車益亦古法

西示

卷之二十一

下

列傳十九

乃從橋後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懸其安車傳子孫

後漢邳惲字君章汝南平西人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

群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收繫詔獄詔獄解見于劫以

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病不

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道

會赦出乃南道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後漢百官志

二十石掌雒陽城門十二所每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

開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中東門下同入明日惲上

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繫于游田繫樂以萬民惟憂而陛下

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布百匹貶

參封縣名

經書識書

上東洛陽城東面北頭門拒關之關活字

文王云尚書無逸文

列傳三十

應奉五行 安世三篋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

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

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錄囚徒首錄之知情及還太守問

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官至司

隸校尉謝承書曰謝承後漢書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

賀時出行閉門造車使匠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扇也

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問之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漢儀注二千石以

人為郎謂任子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云於尚書中給事精力於職

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以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師古云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列傳二十 九張 湯之

張湯巧詆上卷六十二葉

元鼎四年幸河東汾陰所亡蓋郊祀之書

票 流

卷之六

卷之六

一

紡以車績以指

擊劍索隱引呂氏

春秋云持短入長

倏忽縱橫之術

蘭相如見四十三

葉廉頗負刑注

中卷二十八葉文

君當墟注併見

通印符本相如所

建議也巴蜀吏獻

幣物於相如相如

因令副使馳傳車

先入印符賜此幣

物彼君長得因而

喜則無勞于略定

列傳二十七

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太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練也師古云弋黑也練厚縵也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霍光

相如題柱

終軍棄繻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而中之非刺也師古云以劍逆擊名犬子小字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警為郎家財多得拜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病免家貧無以自業及卓文君從奔後卓王孫分與財物為富人久之武帝召以為郎印符君長西南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拜

蓋欲已所建議之速成立功也

列傳三十四

据本傳當削武帝

二字作年十八選

為博士弟子甲復

返也傳券也謂返

出關更以為券

不復之間略以字

終軍上書言事

武帝具其文拜為

謁者建節出關

昭步入關南越

票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相如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相如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蜀人以為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云蜀人以為於是卓王孫臨印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寵為榮王孫喟嘆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師古云尚相如略定西南夷印符冉駹斯榆之君冉駹斯榆皆西南夷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云斥開廣也舊注云蜀城北七里有昇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武帝選為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云繻符也書帛裂而軍問以此何為更曰為復傳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識其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後擢諫大夫

與漢和親通遣軍  
說其王欲令入朝  
軍因自請受纓  
本傳內屬下曰天  
子大悅賜南越大  
臣印綬壹用漢法  
以新改其俗令使  
者留鎮撫之終  
始之終非指其姓

使南越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土而致之闕下闕下也纓冠系  
羈馬也軍往說越王王請舉國內屬其相呂嘉不欲內屬  
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  
之終童

孫晨藁席

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織席為業明詩書為京兆功  
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暎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環堵也茨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屈桑條而甕牖二室林注云以破甕為榻以

為塞以褐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匡正也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中紺色衣白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憲華冠縱

履華冠以華木皮為冠也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雜篇  
讓王

東西南北各一丈

編蓬為戶

室皆以蓬為樞或

曰牆之圓如樂口

軒曲軒大夫以

上車也載物之車

直輈無兩旁壁

上林賦華楓枅

櫨註華皮可以為

致思

索邦訓均夢繼  
履曳其履也學  
士年長者謂先生  
戰敗為俘虜者事  
仇為臣妾微子曰  
商其淪獲我罔為  
臣僕故贖之者得  
受金于公府

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  
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慙色逡巡貌

端木辭金

鍾離委珠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贖以

也皆取金於府魯君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贖之不取金

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

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不取府金今魯

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何以相贖乎自

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

後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顯宗徵為尚書時交趾

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注云簿詔

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

列傳  
三十一

納贖曰贓  
珠之不圓者

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僕射出為魯相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卒遺言上書陳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詔賜錢二十萬

李札挂劍

徐穉置芻

史記吳季札吳王壽夢季子也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懸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札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新序曰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吳世家

上國即中國

故墓叶

列傳十四

蕃廣既見

黃瓊見上卷三十八兼黃瓊對日注瓊歸葬故知已

者不及葬往往吊會于喪主之家葬獨祭墓不見喪主

椽檣應前耕椽

林宗蓋廬于墓側

豫章屬揚州故曰南州

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舉不就桓帝時陳蕃胡廣上疏薦之備禮徵不至嘗為太尉黃瓊所辟瓊卒乃往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注云穉諸公所辟雖不就時會者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遣茅容追及之能言者共言椽檣之事臨訣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注云顛仆維繫也以喻時衰敗栖栖猶皇皇也及林宗有母憂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詩小雅白駒篇吾無德以堪之

朱雲折檻

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好倜儻大節

列傳三十一

西京

卷之

卷之

五

雲數上疏言丞相  
韋玄成不任職玄  
成遂構成雲罪下  
獄終元帝世廢錮

龍逢板出二十一  
葉未知何如其  
意謂不異于殷紂  
之朝

得已言不至罪死

個儻解見于當世高之舉方正為槐里令坐廢錮錮也解  
卻誅一枝注高潔注成帝時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  
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師古云尸主素餐也尸位不舉其事但臣願  
賜尚方斬馬劍師古云尚方斬馬劍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師古云尚方斬馬劍  
斬馬利也師古云尚方斬馬劍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  
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耳師古云言殺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  
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  
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古師

十九列傳

六列傳

史魚黜殯三十八  
葉汲黯開倉四十一

元帝之后王莽之  
姑 隈買據隴右  
公孫述據蜀  
象德錄云北齊書  
文襄書有致扶輪  
之效語蓋載扶輪  
斷鞅事書李瀚時  
尚存而子光時亡  
玷按高潔公忠坎  
稟處刺之類李氏  
概其為人命之標  
題則于光無說猶  
之可也非熊狼抗  
忌騰畏叢雞秦斷  
鞅之類疑冤究之  
至于扶輪刑劍等  
則不下一語今本

云輯與集同謂備  
合之也旌表也

雲自是不復仕

後漢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丞相嘉七世孫剛性方  
直常慕史鮒汲黯之為人史鮒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云  
直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王莽令元后下詔罷歸王莽  
對策 建武七年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  
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軼乘輿輪  
注云軼謂以頭止車輪也王  
帝遂為止以數切諫失旨出  
為平陰令復拜大中大夫舊注云以刀斷馬鞅未詳所出  
斷馬鞅所以止車也題曰斷鞅是  
李瀚所取也但不詳所出書耳 剛轉作網以斷馬鞅事  
作網人疑別有申屠綱者故  
辨之云剛轉作網非別人也

衛玠羊車

王恭鶴氅

晉書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王人觀者傾都拜

票流

卷之四

卷之四

五

恐非子光之舊  
衛玠三出 結髮  
為兩角 見者不  
意逢見觀者聞姿  
容而出觀 敦錕  
數見 王弼字輔  
嗣十九葉何晏神  
伏注併見 晉東  
遷故籍魏為中朝  
江表江東也 精  
微之微謂道家之  
言 未猶後 正  
始指王弼時七賢  
與本文沒交涉何  
等狂妄 絕倒猶  
神伏也此後王平  
子果絕倒可謂奇  
矣 東晉元帝即  
位於建鄴故稱京

太子洗馬洗馬安四至注以天下亂移家南行至豫章時王  
敦鎮豫章長史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五子金聲而王  
振之也此以樂喻金鐘屬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  
聲宜也王聲也振收也  
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魏正始中有竹林七賢此何平叔若  
在當復絕倒絕倒見于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彼  
故爾是不及也其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彼來相干內省無  
至於此不亦宜乎惡其非在彼我不  
校故終身不見喜愠色玠以敦豪爽不群好居物止恐非  
忠臣求向建鄴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率  
年二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  
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即歎曰仕宦不為宰相

會晉靈輿上卷三  
十七葉 恭與相  
玄等舉兵反安帝  
命道子討之  
見幾而作者明于  
事機之會 變  
蛇足

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  
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日柳濯濯謂如嘗  
被鶴氅裘涉雪而行氅折羽衣也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  
也恭為性不弘聞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目理髮  
神無  
懼容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韓非子曰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  
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  
寸而似有水掘地一仞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  
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師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冲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岐嶷音律注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冲徵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後意會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事木像如生蘭婦誤

以火烧母面說戲應時髮落如割蘭妻得

說苑曰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

何也他日前對曰他日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

以泣十二國史瑜作命

日記故事云頭痛如割

雜龍山亦前日孫策經營中之物故望之曰伯符自天下之志業不遂而沒可悲夫其意謂諸人欲於我亦猶伯符志不遂耳或曰可對我若特伯符一人而志業不遂可惜哉此見其憂妻以茂視諸人所以竟坐不得談也杜預望山蓋見其意也按世說王子猷不答桓車騎之問亦以笏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一般情態田子方既見中卷孔伋緇袍注

陳達豪爽

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篇爽清晉陳達字林道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邀至牛渚陳善言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歎曰昔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擊下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陳寔再出 都亭  
在洛陽

平心語無私于好  
惜物猶人

習以性成尚書太  
甲文

舊注云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  
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  
好學坐立誦讀縣令竒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  
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行部吏慮寔曰訟以求直  
禁之理將何申卒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間平心  
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  
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  
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與通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  
矣盜大驚自投於地誓願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  
當由貧困令遺給一匹自是一縣無盜後累命不起卒于

制衰麻而服之者  
數百人共議立碑

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  
文範先生

### 龐儉鑿井 陰方祀竈

盧里地名  
蒼頭解見上卷五  
十九葉董宣強項  
疏

風俗通龐儉亡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  
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據

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赤誌如半櫛大母曰我翁也

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光烈光封原

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

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

公銅翁叶  
原鹿縣名 管仲  
相齊故稱管仲為  
相君 臘日冬至  
後第三戌字義見  
中卷四十七葉真  
延刻期疏 本傳  
註竈神名禪字子

示流

卷之六下

乙

郭衣黃衣被髮其  
其名呼之可除凶  
惡

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  
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  
後常以臘日祀竈。薦黃羊焉。

###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

司空掾。充每燕賓。察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青瑣內門也。刻為連鎖文。

以青塗之。本天子制也。蓋充得賜。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

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

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

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

經月不散。帝甚貴之。唯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

遺壽。察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

列傳 賈充為司空

中卷三十九葉潘

岳望塵注併見

寤寐思服壽事發

石

司空之察屬

列傳 靖謚

嫗老婦之稱。為老  
婦見悅。着所贈帽  
不為取。所以為達

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大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哀靖哀少  
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齒次也。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  
美譽。善隸書。美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  
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  
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將也。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

食之。子發朝夕芻黍黍梁。食草曰芻。謂牛羊。食穀曰黍。謂犬豕。大破秦將。而

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

吳乎。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

其下流也。注灌也。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謂出力也。異

列傳 標題本此

詳說本作并分益

菽粒本兩片并合

本分其并合者

人食半粒

子發

使人請振于王因

問其母其母聞使

者之言而知之

西京流

卷生家校本

卷之下

十



帝時為太尉

田豫儉素 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齊王時領并州刺史外胡

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

遜位司馬官下以為豫克壯勝任事也志強壯也書喻未

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

休是罪人也猶犯夜行禁遂固稱疾拜太中大夫食卿祿薨豫

清約儉素賞賜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

家常貧匱雖殊類成高豫節

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

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悉封

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

卷二十六

齊王芳見世系

晉官數見

殊類即胡狄

列傳

氏居曰落落終北  
呂落曰聚

卷二十六

從開事詳于上卷  
五十葉

魏志亦數見  
指武帝 權氏史

漢共無註 宵成

如掩殺之掩按史

漢此時罪繫二百

餘人其昆弟私入

相視者亦二百餘

人縱一切捕鞠以

無罪昆弟為解脫

程楷者合殺四百

餘人 趙禹獲祐

被後遷武威太守歸鄉潛居山澤結草為廬與諸生織席

自給少首韓詩歲荒四穀不升司空張敏司徒魯恭饋糧悉

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注云武帝元鼎三年拾椽實以自

資資給年九十六卒舊本恂作詢誤也

義縱攻剽 周陽暴虐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剽劫

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武帝上拜縱為中郎遷長安令直

法行治不避貴戚遷河內都尉至則誅滅其豪穰氏之屬

道不拾遺為南陽太守破碎甯成家徙定襄太守至則掩

其獄中重罪一切捕鞠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時趙

禹張湯為九卿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

治師古云如鷹擊後以廢格沮事弃市

西京

卷之十一

七

酷吏

酷吏

列傳

卷八

二十九葉張湯見  
上 帝今揚司主  
告緝捕為可使  
者此為廢格詔書

沮公事  
太守下有都尉都  
尉下有令 與河  
東守勝屠公爭權  
相告言勝屠公自  
殺而由弃市

與司空張敏同名  
異人

本為賈切委頓俗  
語

前漢周陽由由父趙兼以淮南王景帝時為郡守武帝立  
由居二十石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  
曲法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陵  
太守奪之治後為河東都尉與守爭權弃市

孟陽擲瓦 賈氏如臯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也閑闕博學有文章父收

為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

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史張敏竒之表上其文武帝

遣使鑄之於劔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醜容貌甚每

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委頓謂挫

左氏傳曰叔向適鄭嚴茂惡嚴茂鄭外明欲觀叔向素聞

德從使之收器者而往叔注云隨使令應立於堂下一言

而善融明發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融明也素聞下執其

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杜注云賈國娶妻而美三年不言

不笑御以如臯杜注云為妻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

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言無之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 仲蔚蓬蒿

論語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

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明於天博物善文好

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

時人莫知惟劉蕢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麋竺一收資 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朐縣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

雍也

中卷

卷八

常居汎言衣食俸  
養所處言店地  
終身以下高士傳  
所不載宜刪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  
 寄載求寄載於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  
 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請免婦  
 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  
 家遽出資物日中而火大發

長庚詩于十七葉

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  
 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  
 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  
 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雞犬牛羊代人今世  
 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是也

婦人帶囊

雷煥送劍

呂虔佩刀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

列傳  
六張  
華傳

斗牛吳越分野

張華台所十一  
 葉星東西定轉  
 者為經南北動核  
 者為緯

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  
 雷煥妙達緯象緯象天文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  
 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  
 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署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  
 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  
 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  
 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  
 樹耳事見于李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  
 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  
 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  
 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

繫墓言所自佩之  
 劍張華死後世定  
 而後當道其家不  
 然則至華受禍時  
 雙劍共為他人有  
 干將莫邪劍工  
 天婦名見吳越春  
 秋幸誅後其劍  
 沈延平津

卷十 王祥見下

王覽友弟上卷三十二葉

浪驚沸於是失劍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  
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  
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  
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老萊斑衣 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脆小爽年七

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荆蘭當作斑斕字誤也為

嬰兒戲於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

嬰兒帝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

老萊子莫知所終舊注云著五色斑斕之衣斑斕色出列

卷上

史記孔子於楚事  
老萊子孔叢子于  
思見老萊子姓纂  
云老萊複姓  
孝行下脫開字  
詳說引蒼頡篇云  
女曰嬰男曰兒

文苑

道家之學術  
雙童子

女傳今文無載

後漢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

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是時未冠故云官至尚書令魏

郡太守陶淵明曰孝子香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

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和

帝嘉之特加異賜

王祥守柩 蔡順分棹

晉書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而

祥愈恭謹父母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

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母又

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為孝感

所致有柁柁結實柁果名母命守之每風雨輒抱樹而泣

列傳

王覽友弟注併見  
在上曰暮  
鯉躍雀入誠孝感  
動於天所致  
世說作家有一李  
樹

票疏

養生堂求校本

卷之二

一



仕魏遷太尉晉武  
時拜太保

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避地廬山，隱居三十年。不應州郡之命。年無耳順，乃應召舉秀才。累遷太尉、武

帝時，拜太保。後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養母。母終，未葬，里中從火

將逼其舍，順伏棺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太守韓

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

冢泣，曰：「順在此。」崇聞，輒差車馬到墓所。每雷輒差車馬後舉孝廉

不就。不能遠墳墓舊注云：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椹，赤黑異器

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黑者甘赤者酸

賊知其孝，乃遺米二斗，牛蹄一隻。

淮南食時 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高祖之孫，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列傳二十九附

列傳十四

高相

惠帝

文帝

厲王長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文苑

張載既見十二葉  
魏晉間中書兼著  
作學國史故博覽  
圖書且張載省父

見「獵」前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外篇。內書二十一篇，今淮南子是也。外書不傳。又有中篇八卷，亦不傳。言神仙黃白之術。黃白，金丹也。煉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師古云：安於天子，辭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賜師古云：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使為離騷傳。師古云：傳謂解曰：受詔日食時上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後謀反自殺。  
事詳于本傳  
晉書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寢通作侵，短而小，醜惡曰寢。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閭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得讀及賦成

張載

魏晉間中書兼著

作學國史故博覽

圖書且張載省父

于蜀親視詠甲  
檢取一熟義  
皇甫謐數見以下  
上中卷數見者不  
揭示

時人未之重自以其作不謝班張班固兩京以示皇甫謐  
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張  
華見曰班張之流也於是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  
機欲為此賦聞思作無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  
州人謂儉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  
機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劉惔字真長真長  
望月四十五葉

劉惔傾釀 孝伯痛飲  
晉書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康帝時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常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釀作酒曰釀家釀所自釀酒言其能温克也温克是也舊本惔作恆誤

列傳  
七十四

任誕

王恭既見六華  
秦氏曰凡事畢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無事以無  
飲酒温克是也舊本惔作恆誤

為之曰痛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女媧補天 長房縮地

莫充青徐  
揚前豫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此極遠之言也四極四  
不滅水浩洋而不息言水火陰陽逆氣所致

梁雍

猛獸食顛民顛善鷲鳥攫老弱如竟於是女媧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正上下之倫鍊猶理也

喻五倫各色石以取義堅固不可易也鍊猶理也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所不及故曰補天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有禮樂刑政之名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故曰斷鼉足以立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四極鼉有四足與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五色不相對為文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耳傳曰神靈之靈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背負蓬萊之山無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比反賊黨類之理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鍊猶理也

西京

鍊五色石以補蒼天

卷之十一

十一

校中謂猛獸擊鳥也叛賊之說鑿矣

方術既遇事見中卷四十四葉

灰以止淫水草生於水故積聚其灰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續民生從黠也蟲會而生類之總名狡

後漢費長房既遇仙翁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翁乃

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即其形也

即長房以為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像而長房隨入深山

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曰子

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虫臭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

得道恨於此不成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

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葛陂又為作符曰以

此主地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

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本傳曰家人謂其

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疾鞭笞百鬼後失其

符為眾鬼所殺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故之復如

舊此其事也

### 李珪士首 安國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河東武城人遷中尉甚有威重朝士瞻

望太祖亦敬憚焉明帝時崔林嘗與陳群論冀州人士稱

琰為首林琰從弟少無名望雖姻族猶輕之琰常曰大器

晚成琰獨以林終必遠至遠至高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

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

也三公之後咸至鼎輔鼎謂三公也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徙睢陽事梁孝王為中大

卷十琰與毛玠典選舉用清正七事元上卷二十九葉

入軍府誰仕為幕府據屬

咸牛包林

三十一傳梁孝牛禍二十八葉

蒙梁國之縣  
田氏名不傳故曰  
甲漢指天子朝  
廷刑徒之中  
師古曰治謂當敬  
也猶云對治董  
份曰知當世取舍  
者智也習者宜或  
失于薄而安國乃  
又忠厚矣貪皆於  
財宜其所筆皆活  
墨而安國又奉廉  
士上之所稱亦  
至國器唯天子以  
為國器

夫後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  
然乎甲曰然即瀾之師古云瀾讀曰尿無何漢使使者拜內史內梁  
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肉祖謝安國曰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也卒善遇之為人  
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師古云舍止也言可而出於忠  
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士亦以此稱之  
唯天子以為國器師古云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  
為國器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  
也官至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所改而崔瑗已稱字國字不  
允賞

陸玩無人

賈詡非次

晉書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淹雅大有餘也累轉尚書散  
騎常侍尋而王導郁鑒庾亮相繼薨朝野以為三良既沒

翼亮猶輔佐輔佐  
累代天子其弘重  
終始不變物兼  
人與事言  
司馬遷傳抵梧注  
下觸謂抵斜觸謂  
抵共非牛旁梧忤  
也違戾也與梧字  
混音字彙之誤  
文帝為五官將時  
魏主以曹植才藻  
敏瞻愛之欲以為  
嗣問翊翊默不對  
魏主問其故兩曰  
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曰何思翊曰  
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耳

以玩有德望令德之名望之乃遷司空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知言解見于玩翼  
亮累世玩自元帝時與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嘉性通雅  
不以名位格物抵梧誘納後進謙禮布衣由是縉紳之徒  
莫不蔭其德宇縉紳也上大夫紳笏于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閭忠異之  
謂詡有良平之奇張良後拜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文帝  
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三公具  
瞻所歸詩曰赫赫師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  
權笑之文帝以因前詡之對太相定其位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道老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盛孫楚之孫

標

其舉止嘉良久如則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

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温問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

如竹竹不如肉何也肉歌答曰漸近使之然漸近自然也

出乎喉故為自然笛聲

晉書庾數字子嵩潁川鄆陵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風韻高遠

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為所構為劉輿所構附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

聞間隙之可議也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

換借換也王篇貸也世說作兩婆十萬兩婆猶兩箇

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眾坐中問數數頽然已醉憤隨机

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

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列傳二十 庾附

後石勒亂被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舊注引論語陰禧識曰陰禧識庚子之旦金板越書刻

文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其文云云宋均曰謂殺關龍

逢之後庚子之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稱族虐王

龍逢與王殺我必見禽也

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辭藻温麗器識

弘曠初未知名著鶴鵠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也由是聲

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默識不言而四

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

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

世眾所推服聲譽益甚有名輔之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

六列傳

標

張華

卷之六

司徒象中台星中  
台光芒開坼如分  
為二星待接待  
之待

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虐后謂而海內晏  
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監省華之第舍及  
中書監之署數有妖怪  
少子避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也坼裂華不從曰天道玄遠  
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候天命卒之以忠正為  
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人物士有一  
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  
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爨

扁鵲起甯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候官人杜爨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  
三日奉時在南方乃往以三九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  
搖捐之搖捐動貌食頃爨開目動手足顏色復半日能起坐遂  
活奉還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病愈者為種一

遷六  
或作土爨三國時  
吳人

列傳  
四十五

以飲懷中藥且得  
禁方能自皮外見  
五臟癥結其診脈  
知病特以為名目  
其實不待診脈  
陽然陽池陽谷在  
手外部謂之外三  
陽正義所謂三陽  
中尤名殊豈豈可  
悉取其五乎

株杏數年有十萬餘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於林中作  
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  
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家  
知其偷杏乃  
送還謝過死者即活自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  
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間僅百年居代間乃  
僅百年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

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知扁鵲非  
常人索隱云長桑  
君神人也出其懷中藥予之飲水傳云飲是  
池之水三十日當  
乃悉取其禁方書予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  
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甯統太子死扁鵲曰  
臣能生之問其病  
乃六五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厲石  
砥石  
以取外三陽五會正義云三陽謂少陽太陽陽明五  
會謂百會會聽會氣會睛會

扁鵲使子豹為五分之熨子豹乃以八減之劑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或左或右故曰更初扁鵲見太子曰所謂尸爨者也陽入陰中動胃經緣一說適者不寒不熱之謂八減者蒸熨劑非服餌之湯液耳目之力衰不聰明猶肌膚之麻痺故曰耳目痺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子豹亦扁鵲之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湯即八減之齊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帶下婦人之疾過維陽聞周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又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由扁鵲法史扁鵲傳索隱云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越人當時有此方也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此時光武將自洶燕趙擊尤來大將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

等諸賊故曰勿令北度即時定之不可猶豫詳說引集覽云執金吾雖非卿亦陪卿漢九卿奉常光祿勳衛尉大僕廷尉大鴻臚宗正人司農少府因士大夫言其得秩奉非已一人功耳而龔見上卷五十七葉唐林唐遵漢書無傳蒙求不載武薦龔唐世重其薦賢文者文法雜文之人納賂或因

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對帝曰潁川事竄故狂狡乘間耳如開乘輿南向賊必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恂竟不為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注云恂前為潁川太守故曰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奉與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時累進大司空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



親姻請求進用故  
立科條防其請託

刑名謂專任刑法  
為政刑必有名故

律書有名例史記  
申子之學本於黃

老而主刑名注黃  
言人主當執術督

責臣下其責深刻  
故曰術商鞅所為

書曰法通曰刑名  
法術又張叔傳叔

雖治刑名家其人  
長者評云雖刑名

學而有仁愛心  
李斯為秦王廷尉

毀之曰今上欲拜  
諸侯非終為韓不

三列傳

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  
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後為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  
見証自殺兩龔謂勝舍兩唐謂林遵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刑形古通史記二世本紀  
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以名責實謂之刑名刑名即  
刑名也故曰審而其歸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  
也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為強國所  
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此皆韓非子篇名也人或傳其  
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

逸民

中卷十一葉五九  
前錄注併見自

大學歸鄉里  
權勢富豪之家

自扶風東出關過  
京師適霸陵

為秦民以極官室  
壯麗此歌押韻

不可解益以意字  
為韻

為秦不如以法誅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

遺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大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為章句歸鄉里

執家慕其高節勢與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名孟光字

德隱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

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北芒非地也顧覽帝

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崔嵬高貌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遼遼遠貌也肅宗聞而非之以為非朝廷也求鴻不得乃易姓

名易姓運期名居齊魯之間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

下廡堂下為入貸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舉案

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

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卒於吳

列女傳

蔡邕倒屣中卷三十五葉

蔡琰辨琴

王粲覆碁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  
 舊注云琰年九歲時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一絃邕故絕  
 一絃以問之注云邕以為偶得絃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爾偶中  
 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  
 競上見于左傳襄二十九年下見于襄十九年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十卷

王粲既出中卷六十二葉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  
 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觀人圍碁局壞粲為覆之覆復也碁者不信以碁蓋局帛曰  
 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  
 時人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思覃思亦不能加也曹孟思典

列女傳

至視人家女好者  
 娉取洗水之為治  
 繒綬治齊宮河上  
 張絳帷具牛酒飯  
 食行十餘日浮之  
 江中浮行數十里  
 乃沒十里一亭  
 亭有長十亭一鄉  
 鄉有三老掌教化  
 官屬即縣丞下文  
 所謂廷椽是也典  
 知倉獄

略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為卿相至於朝  
 廷奏議皆闕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  
 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河伯河神也常歲賦斂百姓取  
 娶婦其餘錢三老廷像與祝巫共分持歸俗語不為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  
 至時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  
 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  
 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  
 為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拘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  
 何久也不還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復投于河豹曰巫嫗女子  
 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

傳十謝附之

謝玄既見

糴市穀也

正義云：簪筆謂以毛裝簪，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狀河伯留客之久，其狀審得也。若皆罷去也。若汝吏民大驚恐，從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約名聞天下。澤流後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注云：貿，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注云：詭，珠漸徙於交趾，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

傳儒林

光武帝

列傳三四

易前弊，求民病利。注云：人之所病，苦及利益之事。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稍遷。江農太守先是崑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反風，止風也。題曰：反火亦止火也。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訥，鈍也。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

此箋當在雷煥送

韜面曰感眩疾不  
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  
頌德刊石

不入房室蓋娶妻  
後事

李膺見上卷四十  
三葉 不得百姓  
名接見

列傳  
六十

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天象定者

者曰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

聘肱嘗與李江夜遇盜本傳曰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死

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

注云韜竟不得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竄伏賣卜給食還

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承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

嚴厲注云繼母肱感凱風之孝邶風凱風序云衛之淫風

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

以慰母心其凱風之七子自責以成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十歲

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名

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

高明曾稱指融  
猶言舊識謙言恩

箕坐中以告謂以  
先君孔子云云之  
語告於煒 觀君  
所言甚不奇足以  
知君早慧

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

先君孔子與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孔子適周問

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大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

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君

所言而如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

融第六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大人問其

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

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

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淵深也亮明也

仲將又來仲將元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懿美

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

孫休吳景帝

吳錄紀陸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陸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宣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陸誤作陸

趙倫留怪 梁孝牛禍

晉書趙王倫字子彞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詣事中宮

列傳 事既見潘岳望塵南風擲豎注

賈后 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名適

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

已于秀傳說

軍事矯詐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已聽於倫已秀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外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

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貂蟬侍中之冠謂之金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言奴卒不稱冠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麾旗屬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烏倫使錄小兒猶錄也并烏閉置牢室明日開視尸扁如故並失所在失人在所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惠帝復位賜死

列傳 千七

齊王固等起兵討倫乘輿反正

景帝孝王之兄

景太子景帝之子

寶太后景帝及

孝王之母

袁盎卻坐一卷三十葉

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注太子榮母栗姬故稱栗太子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

標 流

齊王固等起兵討倫乘輿反正

卷之十

二十八

關說於帝。通志畧表氏為姓胡公之後子孫有字伯者  
曰漢家法以王父字為氏故又作爰關止也說去聲止之  
 周道立子王怨益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疎  
 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  
 出背上王惡之病薨。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王  
 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  
 是贊曰怙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太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  
 官官秉權典執政或云政當作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牾官官七  
 年不調。在御史七獻帝時為光祿勳  
 前漢王尊字子贇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

列傳 七 附 榮傳

列傳 四 天

王陽囊衣四十九葉

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且久在  
 間巷上召尊為郡令。新刻本刪落徐明稍遷益州刺史先  
 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邳邾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  
 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徼  
 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  
 投沈白馬。師古云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而水波稍却迴還更  
 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卒官吏  
 民紀之舊本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裾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刑名解見于以文

列傳 九

申不害商鞅

標 疏

續注蒙求校本

卷之十

二十九

學為太常掌故掌故主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謂峻陘孝文

時舉賢良對策高策遷中大夫孝景時為御史大夫請諸

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師古云支郡在國之四邊者所更令三十章諸侯

謹諱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

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師古云顧念也

也誠實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群臣錯議云群臣不可信大逆無道當

要斬使中尉召錯紹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前漢趙禹繫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刀筆解見于李廣成蹊法遷御

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見知法不舉告為故

縱吏傳相監司以法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盡自此始為入廉裾

錯曰諸侯或運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  
吳王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楚王趙王  
史記吳王傳無獨有之有字默然下有良久二字丞相青翟行市漢書之註誤  
聚音胎  
史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吏持法寬則陷于故縱不得

酷吏傳

不刻漢書之文誤

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云以此意告報公卿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幘 備失匕箸

晉書諸葛亮帥眾十餘萬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魏明

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宣帝司馬懿朝廷以亮

遠寇利在急戰遠來久持則鈍兵挫銳故利在速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

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幘婦人首飾也

怒丈夫之志也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

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

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

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

曰其能久乎食少事煩竟如其言如帝所計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

宣帝紀

亮三出 出斜谷 壘南原

命帝之帝亦指懿下同

辛毗引裾上卷二十五葉

大抵當本邦三四合

姜維膽十中卷七

入斜谷  
葛達叶

先主既出 靖王  
孝景帝之子 孝景  
前三年為中山王  
至曾孫國除

靈帝中平元年鉅  
鹿張角舉兵其軍  
三十六萬皆著黃

使君

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亮已死臣喪而備姜維令  
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計退走亮之不敢偏於  
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  
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  
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  
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童童或謂當出貴人定云此

家必出 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令聚五采羽葆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  
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  
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  
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

列傳  
六十

阮籍為步兵校尉  
事見六十葉籍陳  
留人江東步兵猶  
言關西孔子  
問殺趙王倫及孫  
秀為大司馬輔政  
瞻者專權張翰等  
慮及禍即引去河  
間王顛成都王穎  
等起兵討問殺之

傳  
隱逸

陶侃酒限六十一  
葉

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  
也一震之威乃本初袁紹字  
可至於此也

張翰適意 陶潛歸去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為江東步兵步兵謂既入洛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  
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  
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  
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  
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  
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  
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

標疏

箋註蒙求校本

卷之下

三十一



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秫粘粟。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秫稷也。稻宜釀酒。曰。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秫稷也。稻不粘者。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拳拳勤懇也。即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間。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羲皇伏羲也。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琴節曰徽。所以表發撫抑之處。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題曰魏儲。謂太子也。嘗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

八日丕白。李重無。慈塗路雖局。官守有限云云。旅眾也。

列傳三十八

不合上意。故為不能。召見是元光五年事。弘年七十。容貌甚麗。難解。

舉首謂擢第一

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妙精微也。彈碁間。設終以博奕。彈碁戲名。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哀箏。謂箏聲清也。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質字李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使使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待詔。見于黃霸。政。殊。法。金馬門名。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云。舉古。舉字。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師古云。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

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徒仲舒事見中卷二十一葉

以別於揀史官屬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云才不精齋也故入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徒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六列傳

元王子夷王夷王子王戊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師古云異母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丘伯荀卿門人秦時儒生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云鉗以鐵束頸也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師古云忽怠也忘道之

六五列傳

師古云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相灼云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徐穉既見五葉中官指曹節等事略見上卷四十三葉元禮模楷疏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待徐穉為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蕃性方峻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中官宦害官也

列傳三十一

漢書張騫傳未言李廣利事不絕其筆起李廣利傳故與他傳文例不同

列傳十

本傳令史下曰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中卷四十二葉馮異大樹注併見阻水即韓信背水之意光武恐衆心沮喪陽為疑侯吏之言再令霸往視故曰侯吏果妄語上濟渡也下濟成也權宜之計以濟事此霸之功河水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惡年謂義者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貳師城大宛中城名故號貳師將軍取恭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事詳見于下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迹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澌水解而流也令霸往視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欲阻據於水拒敵還即詭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

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渡監護渡也未畢數騎而水解軍皆渡唯數騎而水解上謂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亦合此天之瑞

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列傳六

孔融再出 該覽二字誤本傳作博也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表曹方盛注云表終操而融無所協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注云迄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

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注云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

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不言以為已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郝慮構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

列傳七十四

積嫌疑應無所協附意字亦誤本傳作平陵屬扶風

崇謙太后 董賢 見前

從弟商崇謙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  
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尚書令趙昌佞調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

責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坊主上師古云言請求者多交通實客對曰臣

標題賓客雜查之 義 市水叶

明如市臣心如冰師古云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世祖光武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為漁陽太守捕  
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  
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注云狐

列傳 一二十

附枝一名寄生 名寓水政治不節 則附枝生 枝岐 支叶 支柱也又 度也計也 計據名樊顯

臨川太守

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  
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部  
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據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  
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  
世注云捲握猶掌握也 謂珠王之類也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  
已帝聞歎息

舊注引世說云周鎮罷臨川泊清溪渚王丞相尊往看之  
時夏暴雨船狹小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  
過此胡威事見于 胡威推轂注即啓用之今本無載見于古 本世說

郭伋竹馬

劉寬蒲鞭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為并州牧建武中復  
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

同上

小學註解

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  
 政事注云禮謝於長者始到行部到西河美稷稷注云美稷縣名有  
 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後問兒曹何自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後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後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畢行部  
 後為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乃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  
 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  
 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為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  
 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注云被酒如也帝問太尉醉  
 邪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  
 欲試寬令惠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汗朝服

霍光見前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  
 海內稱為長者

許史侯盛 韋平相延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為霍光夫人顯所毒顯欲  
其小女使女醫及元帝為太子迺封后父廣漢為平恩侯  
 其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廣漢薨  
 謚戴侯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立復  
 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史氏也太子有妃有良娣  
 生男進號史皇孫姓師古進者皇孫之名也武帝末  
 巫蠱事起巫蠱事見于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  
 孫有男號皇曾孫既登位是為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

史丹青蒲中卷三

葉

賢父子既見中卷

二十三葉 傳經

之傳讀為附

匡衡鑿壁上卷四

葉

列傳  
四十  
三

死乃封恭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  
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  
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為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  
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傳經  
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  
為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  
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  
還卧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乞骸骨  
上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上尊酒也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  
位大司徒漢興惟韋平父子至宰相韋謂韋賢也父子至

雍伯種玉

黃尋飛錢

如淳曰稻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上尊  
哀帝時改丞相  
為大司徒

漿水與米汁相將  
之名水名有漿漿  
則水通稱漿 汲  
於山下貯於坂頭

搜神記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  
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與衆共行者皆飲之三  
年有一人就飲出懷中石子一升與之云種此玉當生其  
中又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  
生北平徐氏有女徐氏著姓也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  
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為婚公微賤徐氏以為狂公至  
所種石中得玉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為大  
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  
田今北平王氏即其後也

幽冥錄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園  
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餘處亦皆有拾得者富至數千萬尋家富  
萬擅名江北

六五列傳

三府薦士對策問  
每府有甲乙科

後漢王允字子師大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  
 日千里王佐才也一日千里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  
 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為  
 侍御史獻帝時為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  
 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  
 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  
 與司隸黃琬等謀其誅之允性剛稜疾惡注云稜威稜也初懼卓  
 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仗正持重不  
 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反為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陳蕃周  
 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三四列傳

陳蕃見前

上卷三十八葉黃  
琬對日注及疏併  
見

蕃為太傅時憲既  
死哀閱表閱之誤

箋至此解項字狂  
妄

孔愉故龜十一葉  
丁潭亦會督人

自新  
篇

陸機其人立休假  
歸與今官于洛故

六四列傳

注云吝 及蕃為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  
 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表閱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  
 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爾雅曰側出泉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注汪深廣也六尺為步澄之不清  
 清之不濁不可量也後舉辟無所就奉高閱字世說千作  
 萬清作撓與此小異

虞駿才望 戴淵峯穎

晉書虞駿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常謂曰  
 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公才三公之才也為人所仰曰望  
 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舊本才  
 誤作體

世說戴淵字若思少游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

曰還洛 世說作 船屋上

洛假也輜重甚盛載資糧什物謂之輜淵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與定交

史魚黜殯 子囊城郢

家語曰衛大夫蘧伯王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子魚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小飯於戶其子從之靈公吊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史魚生時恒欲進賢而退不肖及其死又以屍諫可謂至忠矣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為

詳說曰置屍牖下是黜殯也

困折言 篇

襄十四年

子庚莊王子午時為司馬

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共恭同謚法既過能改曰恭

列傳 七十一 行傳

汝南潁川 西華 縣屬汝南郡

上卿退彌子瑕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杜預曰公子變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

不德若以大夫之靈不穀侯王自稱獲保首領以沒於地

從都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子囊欲訖未暇故遺言見意

戴封積薪 耿恭拜井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注云剛縣名舉賢良方正對策第

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注云西華時

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蝗亦頓除及督郵去境奇之

標流

卷之四

卷之四

三十一



列傳九附

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大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擊

也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匈奴相謂曰漢兵神

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

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

澗水澗水匈奴擁絕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

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

飛泉涌出貳師將軍李廣利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

擁遮也

廣利見前

列傳二十

關寵為謁者與恭同入西域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鮑昱議曰今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勾奴如復犯塞陛下將何以使將云云帝然之昱復奏恭節云云

拜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 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云六國時衛弱但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

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師古云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

也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

社稷臣與國為存亡者 衛青公孫弘共見前

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見于前也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孟康曰廁林邊側也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史記煖作驩貧乏不能自存使久屬

孟嘗君田文見下

孟嘗君曰屬屬同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無所好也曰客何能

按此歌本以字叶

魚車家唐韻家古胡切幽詩未有室家叶据茶小雅復我邦家叶居種

曰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左右食以草具草菜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鋏劍把也君聞食之比門下客門下客饌有魚肉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

家君左右皆疾不知足君問煖有老母煖對曰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

乏後君出記問門下客記疏也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文孟嘗君

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

債者悉來合券券以水牘書之剖之為兩取者與者各收其一合以驗之以責賜民因

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君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

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陳猶列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

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

後君就國於薛齊王遣孟嘗君就國薛其采地也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

顧謂煖曰先生所以為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駒千 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按史記亦作燒券標題折券字見高祖紀李氏失考

列傳

此箋亦煩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祚祚位也踐作猶言即位也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太官主天子膳食署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坂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猶言無可食者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 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仕吳為黃門侍郎與二陸同入洛號三俊二陸陸機陸雲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容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

二陸入洛見上卷九葉篡位事見二十七葉

列傳

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督率臨督誅叛黨者非官名也蓋臨時命之也元帝時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父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飲食一與文等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燈光不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不異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於諸侯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無所屬

稚珪蛙鳴 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太守珪

列傳 九三 十傳 孔珪作注

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

標流

憲生蒙求校本

卷之下

四十一

列傳 四

陳蕃語既見三十  
三葉箋依他例當  
言陳蕃事見于陳  
蕃下榻注龍洲健  
忘 詳說云樂有  
坐部立部故曰西  
部鼓吹總言樂器  
晏王弘之孫弘  
見淵明把菊注專  
貴之人出入隨鼓  
吹 元徽帝是年  
號 願著切韻  
使不許驕再得至  
此草堂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凡人所傍坐也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  
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陳蕃庭宇蕪穢人問之答云大  
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使不翦草萊也何必效蕃王晏嘗鳴  
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  
及此不及鳴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  
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  
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

為縣令顒初隱鍾山後出為海孔稚珪過鍾山草堂草堂  
所隱居作北山移文北山即鍾山也稚珪假山靈之其詞  
之處

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此形容草堂中  
無主蕙香草山

其實推珪自怨自  
驚

人耳以為張因山言之  
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

廉頗負荆

須賈擢髮

列傳 三

趙王與秦王會飲  
酒酣秦王請趙王  
鼓瑟趙王鼓之蘭  
相如復請秦王擊  
琴秦王不肯相如  
曰五步之內臣請  
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及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  
右皆靡王為一擊  
至秦終不能有如  
於趙趙王歸國以  
相如為上卿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為將  
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且  
素賤人本宦者吾羞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宜備相

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  
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

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頗孰與秦王廉頗  
王孰曰不若也不若秦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

廷叱之辱其群臣吾雖鴛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  
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為避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

負荆索隱云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至門謝罪曰鄙賤之  
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崔浩云要齊生死而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遊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  
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

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  
告魏齊魏相齊怒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

時王替使于魏

緋袍正義曰今之  
纈袍 雎歸取大  
車駟馬

中索隱云簣葦狄之薄也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雎告守者  
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夜見秦謁者王替替知雎賢  
載入秦言於昭王王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  
雎微行夜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  
取緋袍賜之雎取大車駟馬賈言為病車駟折為賈御入

相府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御者乃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

生之擢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耳汝惡我

罪一也辱我於廁中罪二也更醉而溺罪三矣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緋袍戀戀有

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 申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性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囑書謂

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楚如淳云材官

故曰蹶張之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詳說云即楚國先  
賢傳張方賢晉人  
故曰晉先賢傳  
以手曰擊張以足  
曰蹶張

鄧通銅山中卷十  
三葉

檄解見上卷毛義  
奉檄

本傳謝丞相曰是  
吾弄臣君其釋之

陶潛再出

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群  
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罷朝坐府  
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  
第往師古云第但也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  
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  
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  
而謝丞相是吾弄臣也乃釋之

淵明把菊

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  
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  
半道要之齊持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籃輦編  
也與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款愛後

隱逸

延之即延年見前  
始安郡守

五四列  
十傳

劉惔再出

第門柴門

晉穆帝三歲即位  
元帝子會誓王昱  
輔政穆帝哀帝相  
尋崩帝立桓温  
廢其之會誓王昱  
是為簡文帝王

就菊叢酌醉後歸  
宅郡守兼武事  
故稱將  
安苦節謂不厭貧

為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  
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  
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一云九月九日無酒坐籬邊  
叢中摘菊盈把而坐把握久之望見白衣人至太守王弘  
送酒也飲醉而歸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標高枝也喻  
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苴屨以為養苴草似茅雖第門  
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惔雅善言理簡文作  
相惔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為政清  
整門無雜賓桓温嘗問會誓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

標

流

卷之十

四



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轅。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 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產業。田宅符即。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京師常為都講。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諒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 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梁之說。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

洛陽陷時流徙於江左者。詩謂予不信。有如。繳日取明江取。清言不清中原而。還渡江水必被神。罰其明白如水。譙郡梁國。

中卷二十三葉夏。侯拾芥注云。勝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大夏侯是也。勝從。父子夏侯建號小。復侯。大學長頭。說不穩。身長八尺。



二寸疑其頭亦異  
常諸事不決問疵  
面同語氣 休頭  
叶

列傳  
六十九

馬融既見

雙重叶

列傳  
十三

休賈長頭賈逵為大性愷悌多智思儻有大節倣作個

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左傳三十一篇國永平中

獻之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後為侍中領騎

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

為通儒注云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

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汝南長注云汝南縣名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

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 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

哉周都洛陽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為不侔矣且秦地

扼謂捉持  
張晏曰春為歲始  
以其首謀都關中  
號奉春君  
史記匈奴傳單于  
有太子名冒頓  
單于解見上卷十  
葉王商止訛疏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

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師古云天府聚陛下入關

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

拊其背也張晏云亢喉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

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

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

妻單于師古云適讀曰厚奉遺之彼必以為闕氏師古云

于皇后生子必為太子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

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大父祖

時乘辭言耳 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

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於外庶人之家取

使敬往結和親約

廉頗見前  
趙奢號馬服君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  
 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  
 子趙括將耳馬服君之子趙括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又聞  
 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  
 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秦發  
 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  
 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計曰  
 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殺氏雜言曰坑殺掩  
 其不知加害也非真坑也若真為坑四十萬之眾  
 寧束手就之乎蓋古有其法而謂之坑但屬兵家秘術後  
 世不傳耳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震懼

蕭史鳳臺

宋宗雞窠

王吉再出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  
 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  
 數年一曰妻字弄玉穆公女一曰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  
 鳳女祠離宮中離宮秦宮名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九真郡出長鳴  
 雞愛養甚至常籠著窻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  
 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

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為  
 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材與  
 能也才通器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  
 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云一囊之

馬援再出

吳祐後漢書列傳

五十四 五嶺

始安 臨賀 桂

陽 大庾 揭陽

非五嶺皆踰也

兼兩謂車二乘

撫祐之頭

李札見四葉

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車服鮮明故云爾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注云犀之有文彩也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云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虛謂之殺青亦謂汗簡義見劉向別錄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希望其贈遺也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注云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注云季子謂札

寅子名師利 野  
別業一本作整  
求米六斗 稽惟  
婦人車飾 臺御  
史中丞之府 任  
彥升奏彈文長篇  
載文選 昔人以  
下斷案文體 記  
錄事見六十四葉  
故人猶且有食  
故人之義姪之食  
於叔非故人之比  
一說弘薄於故人  
整亦薄於姪 交  
字無義假左傳語  
耳 新除官即中  
軍參軍

劉整交質 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史卒其子徃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就范氏責姪食費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晉汜毓教睦九族青士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西京雜記公孫弘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恣曰何用故人富我自有之弘大慙何其不能折契鍾庾契券也高祖起歲斛四斗為庚而稽惟交質左傳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冠也臣請免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

我所奏言政事得失天子即決斷諫說州將尚且不

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丰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未下安能動萬乘乎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

能使之從己所言州將即馮翊太守

延恨之故滯不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為會稽蜀郡太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所判無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

貢禹見中卷三十二葉

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注云蘊藉猶寬博也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

不能忘贈馬人雖不受賂悅其贈之欲選舉授官是私也然知其私而克之故亦終不用其人本傳注憤憤

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心思如此而亦終不用注云雖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起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張敞畫眉

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為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占師

善不醇用誅罰也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

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也師古云便面所以障面

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為冀州

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通簡而簡也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為掾任達不拘仲容青雲注

御史恭執鞭者使之前驅自拊馬無如字愛撫也按孟康曰音誦北方人以媚好為誦眉媚好不可解

東海王見前

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不屑以坐除名不快快介意

庚亮見前

坐除名取官家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庚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端委禮也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寄心於丘壑也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蟮

姜詩躍鯉

列傳五十八

詳說引千百年眼云孟了載陳仲子因蟮所食之李而後自有見本草云蟮蟮汁滴目中可去障翳據此則神飴蟮亦孝感所使然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蟮蟮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仕吳中書

列傳四十七

意自皆屬鄰母籠所生之子

赤眉見前馳兵釋甲囊弓之類

侍郎吳平為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妻龐盛之女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遣逐也妻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恠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思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且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二母母與鄰母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村落也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陽令

矩武叶印進叶

范滂為太守之職  
博諾叶孝嘯叶

上卷四十三葉元  
禮模楷注併見

宗資主諾

成瑨坐肅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揣，治也。各樹朋徒，漸成充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晡。晡，字政事也。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岑公孝，南陽太守宗資主。晡字也。畫署文書，公榮字弘農。成瑨但坐人，也。諾，諾所請也。南陽太守岑公孝，公榮字弘農。成瑨但坐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伯武仲進皆字也。伯武，房植字也。仲進，周福字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

嚴陵去釣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注云：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使使聘之，辭之，再請，復辭。周請使者三反而後至。

北軍解見中卷六  
十四葉鄺寄賣友  
箋  
相迫謂三又徵之  
引入禁內

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太官，解見于何曾食萬注。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元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與相通則或為農  
或為賈也疑是言  
所取之物而字誤  
今不可考

董遇三餘 譙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敗相與

物賣也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

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

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

者云苦渴無日有生計而不能曠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

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九列卿及魏大將軍鄧

艾入陰平後主使群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與吳本

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

宜可奔南唯周以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乃上疏諫

遂從周策劉氏無虞虞猶也一邦蒙賴周之謀也賴所恃時

晉文王為魏相國文王司馬昭也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

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問仰天 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謀囚於

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

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庫廟之位吾未

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

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臣不能與此謀奉書從事奉詔書將

問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投

六傳十

鄧艾大志中卷八  
葉七郡 蒼梧  
欽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南  
海 日南 上疏

本紀

勸出降 無虞謂  
後主受魏封為安  
樂公  
蒙賴全國皆謂蜀  
中不罹兵燹而免  
飢荒  
二世與趙高謀曰  
大臣不服官吏尚  
強及諸公子必與  
我爭為之奈何高  
曰今時不師文而  
決於武力願賤者  
貴之貧者富之遠  
者近之則上下集  
而國安矣乃誅大  
臣及諸公子將閭  
昆弟三人囚於內  
宮議其罪獨後二  
世使使令將閭曰

世使使令將閭曰

劍自殺

卷之六

五十一

云云

嘉平齊王芳年號

魏主芳昏懦受制於司馬氏凌憂之欲廢芳立楚王彪以抑司馬氏權會吳人塞涂水凌欲因此發表求討吳而其計泄與長頭之賈逵同名異人

魏志

王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凌詐

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

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

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

面縛水次曰唯見其面也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

苦自來邪山堂肆考曰折簡也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

凌道字達王凌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項地仰鶴而

死六月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一疏散金 陸賈分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

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叔姪猶父子也朝廷以為榮後廣謂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

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許之上賜黃

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祖道

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輒賣金以供具或勸買

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

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

賜以盡吾餘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醜結箕踞見賈古師

推箕踞謂仲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 賈因說

云醜與推通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箕

推箕踞謂仲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 賈因說

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醜結箕踞見賈

推箕踞謂仲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故曰箕踞 賈因說

云醜與推通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箕

趙佗為南越尉佗曰尉佗

長安東郭門

每請賓客輒賣金

標疏

發生蒙求校本

卷之八下

五十五



囊中裝不必從註

好時雍州縣名  
前蒙尉他之囊此  
陸賈之囊

女下添等字者

陳平多獻上卷五  
十五葉

五列傳

荀淑再出

他說其利害他蹶然起謝賈師古云蹶然驚起貌留與飲數月賜賈囊中

裝直千金珠玉之寶其物實輕而價重可送亦千金蘇林

云非囊中裝故曰它送賈令他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

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囊

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馬

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

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又改向子處所死家得寶劍

後為陳平畫數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

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廷謂名

聲藉甚藉甚解見于王衍風鑿注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 禰衡一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

梁冀事見上卷五  
葉 理辨決也

十二上脫年字

杜喬見上卷

慶吊不行不出門

也 八龍中爽無

雙 龍雙叶

就不入都謂見也

平原王勝和帝子

七列傳

獻帝都許昌  
甲長文伯達為割  
肉沽賣者 荀爽

對策補朗陵侯相續漢書曰淑對策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儉緝靖肅汪爽肅勇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

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

師爽耽思經書慶吊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持吏

急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

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

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

慢物遊潁川乃陰懷一刺刺名刺也解見既而無所之至

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

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注云陳群字長文對曰吾安能

司馬朗字伯達

字文若 按世說  
請客下亦曰其意  
以荀但有貌趙健  
啖肉也一說荀有  
感容監厨可啖餘  
肉請客謂伴食情  
客 融才優修自  
我見之猶小兒耳  
其餘不足數 碌  
碌箋註見六十七  
葉 舉祖數叶

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推長云何。注云趙為益孫  
曰文若可借面弔喪。推長可使監厨請客。注曰此器曰衡  
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唯善孔融揚脩。常稱曰大兒孔文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冠  
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鷲鳥累百。不如一  
鶚。注云鄒陽上書之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  
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  
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

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弑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也。行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法如是。去有益乎。曰。死  
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

劉向新書

本傳門下史。下曰  
歲餘。除為印給事  
黃門。成帝哀帝  
平帝三世。前輝  
光謝蹏奏武功長  
孟通凌并得白石  
有丹書著石曰告  
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始自此。恬  
靜不趨勢利。莽  
以符命自立。欲絕  
其原。以神前事。而  
敬于祭。豐子尋又  
獻符命。因殺曹父  
子。奇字古文之  
異者。不與。獻符  
命事。益以下  
字師古註。候也  
鉅鹿人。為論說  
作法言為易。作太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  
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  
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  
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勢利。如  
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于茶。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師古云。不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茶嘗從雄學。奇字。莽以雄  
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解嘲云。位極者。宗  
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雄家貧。嗜酒。人布至其

玄 本傳敬觀太  
玄謂唯曰今學者  
云云 以儒學得  
祿位者 實閑叶  
靜命叶

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  
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  
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  
墳

魏舒堂堂

周舍鄂鄂

不媚入之才達人  
之志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  
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甥甥子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  
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當我應之成舒姿望  
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  
不為皎厲之事皎厲潔白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  
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  
之沙汰舒曰吾即其人也襤被而出襤被也帛三幅曰被

列傳  
十一

趙世

簡子名鞅

晉文帝為魏相國  
時魏舒為參軍

大也包寢具而出也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  
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袖解見于及山濤薨領司徒  
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卿喪亡所辟府公  
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  
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行馬解見于時論  
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臯吾聞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羊裘賤狐裘貴諫曰千諸大夫朝徒聞唯  
唯唯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之言也是以憂也舊本鄂  
作鄂

無鹽如漆

姑射若冰

樂統

魏書

卷之十一

五十七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久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小髮折腰出宵皮膚如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術嫁不售術自媒也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其言曰今大王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地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環珞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諛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續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不乘國家之治此四殆也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

子綽約柔媚貌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 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閣以餅水沃廷沃灌也邾

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射姑邾大夫閻命執之子

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有潔疾見其不潔怒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煩細

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

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地蹋壞之蹋踐也壞毀也

苻朗皂白 易牙淄澠

閻守門者 按前年傳莊公與射姑飲酒射姑辟酒私出閻乞肉于射姑棄閻之杖以敲其頭 卞杜註躁疾也

符堅前秦主見世系及上卷三葉東晉都揚州建業所由其物所出及下支雞棲半露黑白之類謂秦為關中生貯之不久也進食也

織葦如簾薄吹簫如振歌或曰樂喪殯若樂又引強所謂擊張

本

全言家本

卷之四

五十九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超然高舉貌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所由謂其由之然也會誓王為設盛饌為符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餉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鷄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羞時人咸以為知味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知之易牙齊大夫善聞味辨淄澠二水但嘗而知之也易牙齊桓公嬖臣善知味者也周勃織薄灌嬰取繒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為生薄蠶具也許慎云葦薄為曲所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強弓弩官也高祖起勃

蜀大事付託崩後事也後果誅諸呂立文帝引如淳說則說事當從史記作說七垓垓名在沛縣東城縣名屬臨淮

常良叶

如先主意指

標流

以中涓從攻戰中涓供官中掃除之役者以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云彊謂質朴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云屬委也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嚮責諸生說去不以實主之禮也趣為我語其推曾少文如此如推也舊本薄作春非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師古云繒者帛之總名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馬良白眉阮籍青眼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兄弟五人字皆有良字故稱五常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卷注崇本校本

卷之六

六一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厨也軍營乃求  
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  
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居喪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  
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  
疾之若讎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反

黥布開關

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師古云六縣名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師古云幾近也聞  
者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云有罪論決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群  
羈類也

六即六安  
因相者言改姓黥  
以厭當之

梁項羽李父  
籍項羽名不入關  
以前屬楚懷王霸  
王之業未成故直  
稱名

淮以北沛陳汝南  
南郡為西楚彭城  
以東為東楚九江  
以南為南楚  
張良再出

鑑金之有足者

盜師古云曹師古云輩也眾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布之功常為諸軍最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引兵  
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云間道微道也  
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  
漢封淮南王漢四年立布為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  
漢王燒絕棧道棧道關道也險絕之處旁鑿山巖施版梁為閣道也以備諸侯盜兵  
亦示羽無東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還謂歸韓且行且燒於過之處皆也  
也燒之

陳遺飯感

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

東晉安帝不慧會  
警王道子輔政後  
委世子元顯朝政  
大亂東土囂然孫  
秀之族孫恩因民  
心騷動自海島出  
作亂宋高祖劉裕  
因討恩有功而起

范逵之僕從亦極  
醉飽  
荆州江陵 殷浩  
見士卷五十四葉  
江道藝難注 進  
謂增限數  
儀服鮮異不哭而  
出遣人尋其去處

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錄來後孫恩亂聚得數  
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  
涕遺在後而亂作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  
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潯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  
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鬢他髮編

尉都督荆江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  
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

幕下二客來吊儀服鮮異遣人尋之但有雙鶴飛冲天而  
去中上

楚昭萍實 東哲竹簡

楚昭萍實

東哲竹簡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  
舟人取之取之王恠問群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  
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草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  
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楚使以告魯大夫大  
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  
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知之

二疏散金五十四  
葉疏疎同去疎字  
足旁姓東

晉書東哲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  
徙居因去疎之足足古作疋遂改姓焉哲博學多聞以遊  
國學後為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  
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

顯節陵明帝陵名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曰書足記姓名學字也擊劍索隱說見相如題柱疏

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哲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其文曰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婦地而祭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酒壘云云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 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師古云不拘常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師古云銜行賣也鬻亦賣也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冬三月子冬日乃得學書言十五學擊劍而中擊劍遙擊也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

讀箋註如蒙求至此始有公車字枚舉諸闕上卷二十七葉持編以也其為火煎或汁或汁為煎湯煮豆比文帝友同胞之親將殺已汁泣急叶陳思王事詳于中卷六十三葉于建八手注

票流

後生蒙求校本

卷之下

六十三

之教師古云鉦鼓亦以爲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劉攽云可使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

編貝勇若孟賁師古云古捷若慶忌師古云王子慶忌也

不能及也廉若鮑叔師古云齊大夫也與信若尾生師古

之信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偉師古云以令待詔公車待詔見于黃霸收殊注師

後常爲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郭舍

世說曰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成當行法即應

聲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爲汁豉配鹽幽赤也豉

其在釜底然豉也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帝深有慙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列傳六十

老脚遠來是自苦也

或推手或執杖謂之自扶

他人不可得息此亭舍

劉寵一錢 廉范五袴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注厖雜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洒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肅宗時遷蜀郡太

列傳二十

守厲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謂百工之事及紡績夜作之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因隱蔽不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襦短衣也袴衣食不足襦且無有今乃至有五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 郝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字育兄弟之衣無常主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書郝鑿字道微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飯之時兄子邁外甥

列傳三十

晉懷帝永嘉五年永嘉五年石勒之亂已數見外甥姊妹之子

列傳六十

詳說云字孤言字育孤子指兒無常父主叶主下脫毓字

作臧祚切與暮袴叶字典為子賀切引此歌證者誤

西京

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所存指兄子與外

周翼並小。幼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適至護軍翼刺縣令，鑒盡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苟弟轉酷

嚴母掃墓

厚養從母

晉書：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

列傳三十

列傳六十

弟轉酷箋註怪妄多置轉易嚴刻三句各一事非連屬之語

曰：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也。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

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

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

號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

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

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

洛陽即河南郡都亭見八葉

行矣使延年歸府不欲久見其面故曰行矣

流

後主蒙求校本

卷之十

六十四

屬美致書於豫章  
其傳曰置步傳曰  
陳郡感容中卷五

東歸掃除墓地耳。帥古云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古師云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

洪喬擲水

陳泰挂壁

晉書殷羨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群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狷

荀粲惑溺

王水魚盜中卷十八葉  
屢為太守

奕謝安兄

洪曹操從弟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守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撥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洪範云高明柔克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舊本述誤作術

荀粲傳曰粲字奉倩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傳故往唁粲不哭而神傷故問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

世說為主荀彧別傳為序言故與他注例異

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世說曰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世說惑溺篇

宗女愈謹

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蘇去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輟請問問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妣曰可以去矣長婦為妣益女宗曰婦人固以一醮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婦娶有醮禮父醮歸而行合昏皆醮也皆但酌而無醮者也語又云與之醮終身不改吾妣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用之遂不聽婦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為良以專愛為善我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一

賢明傳

母儀篇

不亦宜乎婦人有七見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敬姜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穆伯季悼子之子文伯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敬姜

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猶績敬文伯之名大夫稱主也當績懼于季孫之怒季孫康子也位尊而為大定故懼于其怒按穆伯康子之從祖叔也

其以敬為不能事主乎謂母稱主嚴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童僕蒙不達也而汝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昔聖王

處民男女效績否則有辟古制也績功也又出魯語

鮑照篇翰

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逸嘗謁宋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貢獻也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

列傳第三

義慶長沙景王第三子為臨川王嗣

票疏

鮑照字明遠

陳琳書檄

二二二

宋文帝見世系

大王照勃然曰勃然盛氣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是皆蘊智能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燕雀相隨乎碌碌猶鹿鹿言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避見書嘗賦擬古詩云十五韻詩書篇翰靡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翕然起貌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

魏太祖為漢司空時以琳瑀為屬官記室書記之言頭風與頭痛異然患頭風者必無頭痛此與吳質書二月三日書與前書異

作書與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翩翩高舉貌言出於

浩浩萬古 不可備甄

李子言自史記至晉宋子史向千卷况搜神列異搜神記異等記浩浩雜書浩浩言難可時復見錄且古人窮一經明猶辭皓首哉新刻本妄加後世此甄擇恐難全備也表甄也

艾煩披華 爾曹勉旃

今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水於徒欲強記洽聞終恐唇腐齒落所以艾除繁冗採披精華冗剝也如冗官冗物之冗披拾也冀

爾曹披尋儻獲微益也

本文轉音之字加  
半圈者未邊校訂  
恐有訛漏若其旁  
訓則間有所刪正  
覽者察諸

徐狀元補注蒙求校水卷下

附官職考略

○縣尉 <small>大縣兩尉小縣一尉</small>	○安北將軍 <small>平北鎮北等臨</small>	○秘書郎 <small>書允圖</small>	○軍諮祭酒 <small>詰議參軍</small>	○督郵 <small>郡守屬</small>	○尚書 <small>漢成帝置尚書五人</small>	○主爵都尉 <small>掌列侯太初元</small>	○國子博士 <small>掌五經對子大學國有</small>	○奮威將軍 <small>漢千武帝始任之以</small>	○中軍參軍 <small>既出上卷掌天</small>	○太子少傅 <small>亮春</small>	○員外郎 <small>標見序</small>	○中涓 <small>師古曰居通書</small>	○將作大匠 <small>陵園廟路寢宮室</small>	○武騎常侍 <small>格猛獸</small>	○刺佐 <small>刺佐史</small>	○安漢將軍 <small>先</small>	○東曹掾 <small>葉見上卷二十九</small>	○軍正 <small>同軍</small>	○振威將軍 <small>將與下奮威</small>	○武師將軍 <small>廣始于李</small>	○軍正 <small>同軍</small>	○尚書 <small>漢成帝置尚書五人</small>	○主爵都尉 <small>掌列侯太初元</small>	○國子博士 <small>掌五經對子大學國有</small>	○奮威將軍 <small>漢千武帝始任之以</small>	○中軍參軍 <small>既出上卷掌天</small>	○太子少傅 <small>亮春</small>	○員外郎 <small>標見序</small>	○中涓 <small>師古曰居通書</small>	○將作大匠 <small>陵園廟路寢宮室</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官職考略

卷下

乙終

○國侍郎諸王國侍即贊相威儀通傳  
 ○軍謀祭酒軍諸祭

周太師	周少師	秦太尉 <small>漢改大</small>	後漢太尉
三公太傅	三公少傅	三公丞相 <small>漢改大司徒</small>	三公太傅 <small>上司徒</small>
公太保	孤少保	公御史大夫 <small>漢改大司徒</small>	三公司空

晉太師	太尉	大司馬	三尚書省
八太傅	司徒	大將軍	中書省
公太保	司空		省門下省 <small>黃門侍中</small>

東涯氏曰。三省共後漢以來近侍之官。初以宦者任之。晉後用士人。其權漸盛。終兼政柄。大抵光武懲西京三公專權之弊。初置尚書。公失職。魏置中書。而尚書見疎。東晉以來。侍中專權。而中書之職分。

# 箋註續蒙求

近刻 全三冊

明治四辛未年夏五刻

# 西京書肆

三條通高倉東入 出雲寺 文治郎  
 御幸町通御池下 藤井 絲兵衛  
 寺町通松原下 勝村 治右衛門  
 魚堀通油小路東入 小林 藤吉  
 寺町通三條下 神先 宗八

